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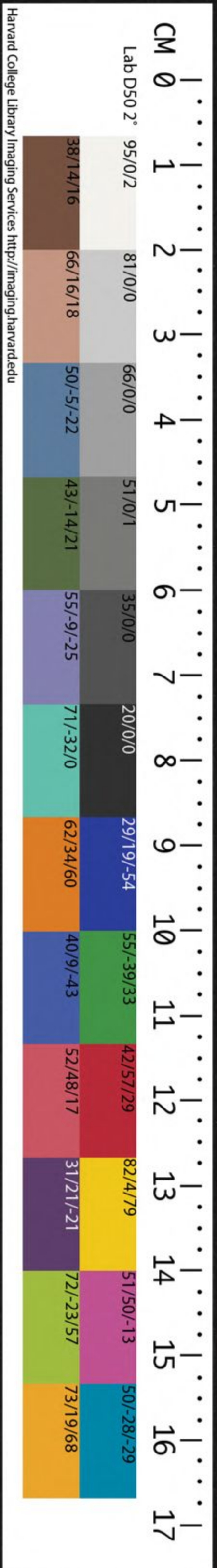
CHI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3

SEP 28 1956

T 2516 / 4245

史記鈔三





新記史



不籍年月一滾  
叙去絕佳 應德  
籍紀中攪入兩  
人事錯綜而序  
見不屑、又見  
不耐事着此作  
波瀾 文潔

史記鈔卷之四

秦失其道豪傑竝擾項梁業  
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  
作項羽本紀第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提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

項梁追述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

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

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

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



英雄本色如在前

每段用以故以是以此字為結句以棟

不惟却勒兵法

且以習其人而

陰擇之其意遠

矣文格

匹夫而敢為此

言益以驗天正

秦之垂克寧

序籍形軀才氣

於此

以後更不提年

月

本紀

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

有櫟陽逮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

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

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

梁嘗為主辦陰暗伏後案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

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

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

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

次倉卒起處如畫

胸目動而使

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

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

兵使公及相楚將是時相楚亡在澤中梁曰相楚

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

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相楚守

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

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

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

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



召平上有廣陵  
人三字以別于  
東陵召平也  
用脩

此召平不自了  
事乃能作此度  
外奇事所以後  
亡秦之端在此  
會孟

殊異其軍為  
蒼頭謂着青  
帽特起猶言  
新起也  
叙陳嬰母者見  
成敗之理雖婦  
人亦知之漢非  
諸豪傑所能奪  
也允寧

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  
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  
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  
伏於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將徇下縣。廣陵人召  
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  
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  
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  
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  
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

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  
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  
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  
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  
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  
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  
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

應前

總起兵案

畧也

挽入

連

連

挽入

挽入又連

總



羽之初出即所  
下者阮

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歿。軍降，景駒走，歿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歿。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

增老乃顯前此  
當戰國時不知  
作何事 文繁  
欲云范增說梁  
立楚後先以好  
奇計標目此所  
謂說事之端也  
玄超  
三戶地名一  
云楚人怨秦  
雖三戶猶足  
以亡秦也

定歿。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入漢王之始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盜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

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

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

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

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

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

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

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

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

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

伏後不立田榮等奈

別叙三田本末

挽入

穩上接下有情  
文潔

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

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雒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

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

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

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

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

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

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

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

項梁事終此

伏後案



沛公羽相與不  
應稱梁名當云  
武信君乃是  
大梁

涉間秦將姓  
名也

著河北之軍一  
句是斷文法又  
好更端 應德

將驕必敗亦不  
待宋義能知高  
陵以書生張皇  
口語何謂知兵  
義帝之不振高  
陵為之也 用脩

卿子襲尊之  
詞猶言公子  
也上將故言  
冠軍

義留安陽亦未  
為失策兵法有  
避鋒擊惰之說  
宋避項擊事固

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  
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  
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  
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  
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  
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  
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  
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

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  
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  
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  
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  
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  
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  
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  
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  
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

後以魯公莖羽本此

應上



相成耳世徒以  
事敗遂用短義  
或未然 文索  
卿子冠軍誤着  
處

宋義所言亦習  
聞戰國之餘謀  
耳而下令軍  
斥羽則書生之  
大言取禍之尤  
速者 季默

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  
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  
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  
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  
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  
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  
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畱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  
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  
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

猶枝撐也

軍中擁立事情  
如畫

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  
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  
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  
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  
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  
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  
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  
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相楚報命於懷王懷  
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了前案



此等處有一唱  
三嘆之味

轉洗轉精神  
應德

叙鉅鹿之戰踴躍振動極羽平生會孟

項羽得意之戰太史公得意之文

三下無不字喚起精神

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自古大將在外危疑生變必如此  
羽殺會稽守則一府懼伏莫敢起羽殺宋義諸侯皆懼伏莫敢枝梧羽殺鉅鹿諸侯莫敢援兵已破秦軍諸侯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

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

伏陳餘書案

餘書絕佳



勝行而前莫敢  
仰視勢愈張而  
愈懼下四莫  
敢字而羽當時  
勇猛宛然可想  
見也 李贄

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  
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  
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  
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  
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  
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  
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  
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  
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其

候軍候官名  
始成其名

此羽之狐疑不  
足以定天下處

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  
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  
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  
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  
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  
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  
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  
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  
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



叙坑秦卒何等  
筆力三多字可  
玩言不盡然也  
子蒙

羽之兵謀若此  
豈漢王教

項氏之阮秦也  
僇嬰也天其伸  
六國乎雖然不  
可以訓元美

鴻門事首尾瑣  
細皆備見詳叙  
體文繁

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阮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

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

皆在

提

提



以下序次情事  
如插畫今梨園  
亦本此為傳記  
如目觀之

沛公之閉關豈  
其始不及與良  
本謀耶

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歟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臣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

殺開蒼處使百  
世之下如目見  
之應也

此為謝項羽之  
言却好

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



被羽所忌

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  
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  
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  
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  
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  
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  
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  
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

項王為人。不忍  
於此。可見此項  
伯所以敢譖范  
增。所以不敢怒  
文索

則字文法自周  
書來用脩

當時皇急處種  
種如掌

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  
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  
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  
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  
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  
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  
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  
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  
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



寫會勇烈今猶勃然用均

按劍而踞言操劍按膝上屈膝以承劍非長跽也

細細冷語着色

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踞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

以上如面賭之

羽亦沛

叙沛公如廁一節必有遺漏克之范中冷語前為西向侍于此良亦同噲坐羽之奪氣可見矣

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亾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



又一提應前為  
一了案

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鄜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

置坐上何處書  
正為置之地位  
波耳文潔

與沛公入關時  
一一相反

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細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結前案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



獼猴不任久  
着冠帶喻羽  
性躁

以下序次諸將  
功與其定封如  
画而矜恩仇私  
愛憎處亦種  
各別

連用故字模寫  
絕妙

最錯綜却又整  
齊應德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  
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  
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  
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  
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  
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  
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  
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  
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

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  
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  
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  
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  
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  
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  
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  
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  
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



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印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

歷叙分王諸將  
文勢如驚濤怒  
浪橫彷彿啞叱  
咤之風 師望

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

音宣

伏後救案

亦伏後案



以後叙非有羽  
事或重見他傳  
者似不可無刪  
文繁

羽以私予奪三  
田而三田卒不  
相容因而內亂  
自相併而羽亦  
因不能定

本紀

陰賊如此

沙柳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  
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  
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滅荼之國。  
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  
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  
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  
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亾之膠東。就國。  
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  
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

連

應前

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  
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  
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  
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  
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  
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  
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  
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  
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

本紀

卷四

項羽

十七



子房妙處在并  
反書以聞使羽  
留齊本此會蓋

覽羽之壯定三  
田處如逐狐兔  
無用兵之畧

模寫有生氣與  
鉅鹿一戰相等  
文潔

本紀  
秦故智

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  
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  
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  
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  
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  
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  
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

伏後案

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  
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  
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  
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  
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  
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  
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  
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  
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

本紀

卷四

項羽

十八



叙漢王一家流  
離之狀如月見  
之應德

本紀  
匹。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  
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  
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  
取漢王家。家皆亾。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  
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  
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  
以驅。奈何。弃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  
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  
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  
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  
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  
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  
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  
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  
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漢之二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  
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



此係楚漢興亡處

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  
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  
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  
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項王使  
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  
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  
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  
歿。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  
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

天子車以黃  
繒為蓋，裏纛  
毛羽幢也

高帝之功臣孰  
有大於紀信者  
而帝卒不錄何  
也。非史幾乎泯  
矣。元美

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  
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  
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  
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  
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  
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  
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  
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  
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



一曰燒楚積聚  
一曰絕楚糧食  
高紀稱彭越反  
梁地往來苦楚  
兵者此之謂也  
蕭中眼目不可  
不玩 亥

祖亦凡之類  
所以薦肉示  
欲烹之故置  
俎上  
沛公硬心腸故  
為此言

始項伯全沛公  
于鴻門則以與  
張良善故乃令  
復活太公則以  
沛公約為婚姻  
故 允寧

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

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



連用三不敢字  
狀羽威猛以棟  
間微問之也

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  
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  
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  
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  
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  
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  
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  
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  
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

此紀多用則字  
法文潔

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  
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  
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  
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  
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  
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  
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  
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  
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

稱兒者以幼  
弱故係其父

舍人兒年十三  
尚能說羽故阬



亞夫七十而顧  
不能諫羽以致  
殺戮子嬰殺義  
帝斬彭生坑秦  
卒二十萬何執  
以棟

後以舊恩任不  
必賢 應德

篇中用當是時  
凡八處轉摺何  
等精神 季默

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  
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  
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  
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  
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  
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  
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  
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  
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

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  
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  
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  
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  
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  
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  
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  
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  
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以楚之時也不



此一策遂定楚  
漢興亡之畧

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

以舒之衆屠  
破六縣

垓下一段情境  
備精神溢且語  
氣悲壯足與事  
相發讀之使人  
感歎 文潔  
垓下歌正不必  
以虞兮為憐悲  
壯嗚咽各自插  
畫帝王興衰氣  
象 元美  
青白色馬曰  
騅

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

以下悽婉可誦



叙事何等節奏  
應德

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益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欺也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

覽羽本末特一  
梟將  
寫戰事曲折無  
不盡文索

此與前樓煩推  
戰事相類 玄超

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

低垂也



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亾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亾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

面之即以面為指若願指者  
詐諸將而決戰  
德馬童而授首  
終不脫叱咤款  
厥氣習所謂匹  
夫之勇嬾人之  
仁豈其性之哉  
季默

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歿。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



最凡也總言其數又功為最也

按太史公字法莫換不一若此紀則專用已字乃字亦字則字

以禮葬羽侯其枝屬較之殺秦降子嬰者迥別矣帝王氣象概見于此與譙

邊幅雖短梳軸彷彿過秦論文潔

一傳伯力已極

獨從重瞳著異聞贊自佚宕

會孟三年五家相應

難矣過矣相應

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臯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益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蠡起相與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亾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



乃引天亾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記鈔卷之五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讀高祖紀須參項羽紀兩相得失處一一入手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

按篇首書高祖追稱之也及叙其始事則稱劉季及得沛則稱沛公及王漢則稱漢王及即皇帝位則稱上此太史公用意鎮密處以棟意豁如也四字善狀高祖用均



王媪武負疑為一人故又曰武負王媪以別之又言此兩家愈明高帝于羹頰侯報笑不知此媪猶無恙否會孟

從觀亦即從目意不必深求

文潔

較羽彼可取而代語氣自是迥別以棟

主吏功曹也主進主賦歛禮進為之帥自古英雄如此

觀此文伸縮起伏簡潔嚴明而敘事情之法亦具于此矣李默

有呂公女二句則後叙相呂后孝惠魯元處方有力而醒目且有血脉李默

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

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竒此女。與賢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



漫及之却澹宕

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饋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賢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賢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賢。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賢。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賢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賢。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賢常冠。所謂劉氏冠。乃

高祖一言足以  
感人此其異日  
得天下張本

文恪

被加也

此叙斬蛇轉筆  
法又自一片境  
界君謙

是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自度此至皆亾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



先叙相者老父  
不知其處此言  
老媪因忽不見  
記得奇異處有  
蘊藉 允寧

此言心獨喜自  
負後又言高祖  
心喜此言諸送  
者日益畏之後  
又言沛中子弟  
聞之多欲附者  
每段總有結構  
玄超  
約而該簡而明  
叙事輕重接應  
有法 李默

項籍殺會稽守  
劉季殺沛令皆  
各起兵之始

乃以媪為不誠。欲笞之。媪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  
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  
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  
以厭之。鎮也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  
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  
所居上常有雲氣。幻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  
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  
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楚。大也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  
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

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  
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  
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於是  
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  
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  
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  
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  
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  
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

英雄始事

小結束而以下



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壹  
大度處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  
 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  
應前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  
 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賢。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  
 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黃帝。  
 祭蚩尤於沛庭。而覺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  
 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  
 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

高祖起兵時規  
 模即與諸公不  
 同 季默

自篇首至此叙  
 初起事巨細詳  
 至一一有蘊藉  
 而語勢聯絡十  
 數百言氣不住  
 文潔

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  
 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  
 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  
 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  
 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  
 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  
 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  
伏後不復豐安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  
 招之。卽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

推素也



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在畱。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畱。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處。因立楚

後懷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音于夷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歿。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

聞項梁歿。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

又提



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眙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

始 高祖王天下之

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僇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



本紀  
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

酈生雄心漢高  
大度

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轅轅。當是時，趙又提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齧戰，隼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

此一着甚好入  
關之始謀



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畱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

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與皆降析酈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



四破之相應

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熹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弃市吾與諸侯約先入

言欲居止宮殿中而息也

此便是湯武作

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

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

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

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

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

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

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

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



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微關中兵以  
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  
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  
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  
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  
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  
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

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  
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  
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  
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  
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  
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  
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  
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爲西

伏沛公異日為  
義帝發喪之張  
本



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

便是一天下局  
面  
按世家是用張  
良計也

此正淮陰侯蓋  
韓王信傳誤  
文緊

此而參看羽紀  
別見輕重賓主  
之得體轉換應  
接之無痕矣  
季默

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銜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



羽之失着

羽之樹敵處

羽之樹敵處

羽之失着

漢之得着

沛公因張良之說燒絕棧道以示無東意而羽遂北擊齊且與彭越輩方爭衡沛公因得用信之計以定三秦大勢定矣譬之奕然漢已得勝苟

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音但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

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

項羽此着亦不得力

此乃韓王信



東向爭權者韓  
王信本謀也  
文索

漢之收人心處

張耳失國而漢  
不之罪且厚遇  
之

借羽失着以為  
兵端

羽之失著

太史公知兵畧  
故指畫楚漢兩  
爭如掌  
是時楚兵憤而  
漢兵新合氣不  
一故敗

本紀

漢王檄文

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

兵有名

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

本紀

卷五

高祖

十四



羽無大體處

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畱擊之。得畱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亾。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

漢之得着處

漢之收人心處

又漢之轉敗得着處

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卽絕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



乞魏下道及食  
教倉並漢之得  
着處

漢之得着處

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  
項言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  
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  
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  
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  
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  
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  
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歿漢軍絕食乃  
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

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  
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  
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  
在城中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  
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  
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  
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  
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  
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

此又漢之一勝  
着處  
兵法云多方以  
誤之應德



善戰者致人項  
羽每為漢致其  
敗也固宜用均

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  
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  
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  
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  
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  
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  
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馳  
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  
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

即表生本指

漢之得着處

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  
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  
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  
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  
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  
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  
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  
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  
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



漢之得着處

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

亦深溝高壘以待之意

漢之得着處

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饜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



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

傷胃要害倉卒  
捫足極未易矯  
母令楚乘勝于  
漢語極有力汲  
汲入關置酒  
飲四日父老安  
心蓋俱傳聞之  
訛也 會孟  
高祖始終得關  
中之力關中人  
心所以不忘者  
秋毫無犯約法  
三章之效也  
會孟

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胃。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臯。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



循侯此着又是  
一勝局

又漢之得着處

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一却一從每用  
一字而進退迭  
用之勢宛然在  
自家奇用均  
至下方尊皇帝  
則此恐不宜即  
着此二字用均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

漢功臣人人自  
危始此



凡奪軍者三信  
可以見幾矣  
以棟

如此謹讓亦自  
可觀語簡質亦  
頗有味 文潔

請至此使人神  
觀頑改庶幾壯  
藹素之有本末  
也用脩也

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其  
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  
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  
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爲王  
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  
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卽皇  
帝位。汜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  
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都  
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爲

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  
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  
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爲項  
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  
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  
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  
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  
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  
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



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高祖獨見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

曰是日見從善之決也 季默

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

古之道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過矣雖感悟上心可以無賞 季默



朝太公與上變  
事對家令說與  
田肯說對皆善  
之皆賜金五百  
斤雜錯綜變化  
自是整然 文恪

秦地險固百  
倍于天下故  
云得二百萬  
齊得十二亦  
如之

瓠盛水瓠也  
居高幡灑水  
言勢易也  
言得一中之  
二也  
已而以齊王同  
姓漢三四叛

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卽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

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瓠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荆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



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

蕭何治未央宮  
壯嚴為堅高帝  
都秦之意

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畱代王劉仲。棄國。亾。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賚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



語快而怒亦復  
無賴 瑞光

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  
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  
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  
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  
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  
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  
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  
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

二吾知為知人  
情 李默

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  
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  
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  
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  
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  
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  
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  
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



春夏秋各以反  
時起而各以立  
子隨之 文恪

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恆以為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乘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布走，令別將追

以下叙得感慨淋漓

大風三言氣龍  
宇宙張千古帝  
王赤幟高帝哉  
元美

此歌與項羽敗  
自為歌詩美人  
和之泣數行下  
相對自是亦通  
崩矣叙事有意  
季默

按高帝既定天  
下與沛父兄樂  
飲不忘本也彼  
羽方殘關中便

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



懷楚國非志滿  
我劉項度量相  
越于此概見  
以棟  
亦常情常事而  
寫得詳至點注  
有神披讀之不  
啻如戲劇觀  
文潔

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  
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  
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  
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怠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  
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  
侯劉濞爲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  
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  
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潛王、趙悼襄王皆

高祖嫚罵教語  
豪傑意氣可想  
以棟  
於乎收圖書籍  
薦賢者平陽耶  
約三章法者平  
陽耶。後關中老  
弱未傳諸軍及  
爲民請死者平  
陽耶。此皆無一  
焉而奈何與。鄼  
侯並也。然漢之  
所以爲漢者一  
鄼侯足矣。平陽

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  
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  
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  
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  
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  
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布時，爲流  
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  
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  
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



以守為創母拮  
据世人以新其  
名故功埒於鄼  
侯而收其遠高  
帝則已懸燭計  
指之矣是故寧  
以平陽之後付  
韞之陵木強之  
勃而不欲令新  
進者持刀筆而  
搽切其計也  
元美  
四日不發喪則  
人之危矣此或  
訛言 應德

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陞  
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  
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  
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  
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  
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侯伺幸上病  
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  
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  
為臣。此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

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  
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  
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  
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亾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  
言之。乃以下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  
亾入匈奴。丙寅葬。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  
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  
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



此論只言沛公

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

能變秦苛法得天之統故有天

野少禮節也  
鬼多威儀如  
事鬼神也僂  
作薄苟習文  
法無悃誠也

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安得猛士守四方古人以為伯心之存恐非也。自漢滅楚後。信越布及同時諸將。誅滅殆盡。於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語雖壯而意悲。自是亦道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會孟







